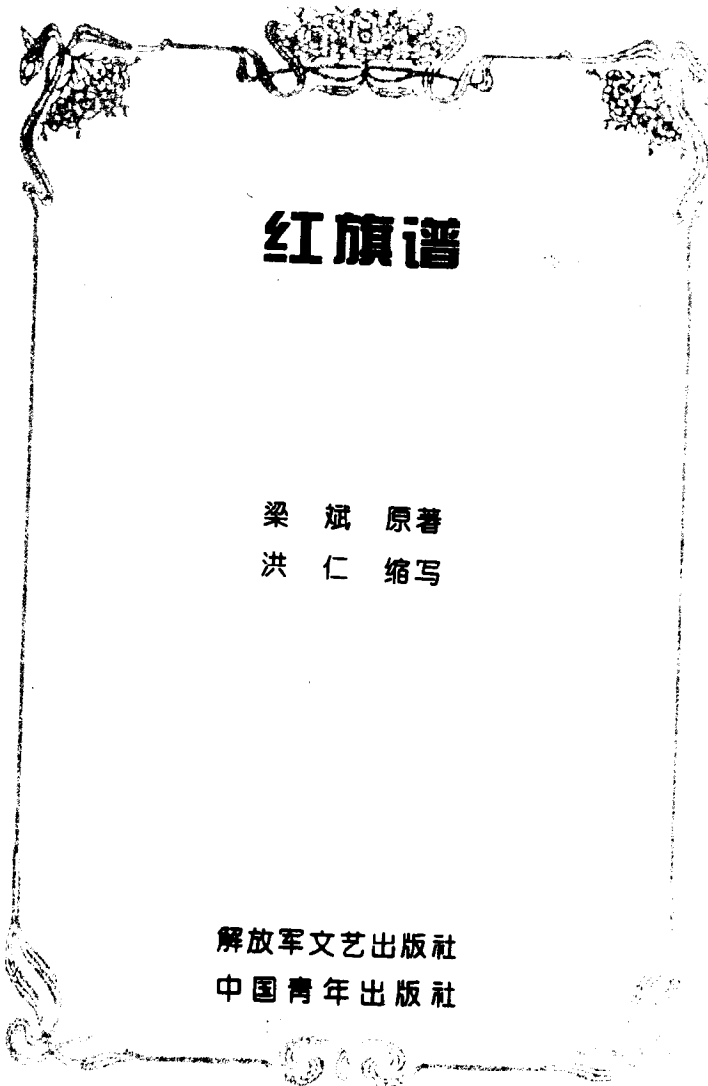


紅 樓 夢

曹 雪 芹 著
胡 文 彬 校

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
中國青年出版社



红旗谱

梁 斌 原著

洪 仁 缩写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新登字（京）118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红旗谱/梁斌原著；洪仁缩写．—北京：中国青年出版社；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，1996.1

（中外军事文学名著〔缩写本〕丛书）

ISBN 7-5006-2154-X

I. 红… II. ①梁… ②洪… III. 革命斗争小说：长
篇小说—缩写本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）

北京昌平兴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1996年1月第1版 1997年6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7

字数：149千字 印数：11,001—16,000

定价：9.50元（膜）

平地一声雷，震动了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：“狠心的恶霸冯兰池，他要砸掉这古钟了！”

那时，小虎子才十五岁，从家里走出来，来到千里堤上看钟。堤上有座河神庙，庙台上有两棵古柏树。这座铜钟就在柏树底下，戳在地上有两人高。

根据老人们传说，这座钟是一个有名的工匠铸造的。钟上铸满了细致的花纹：有狮子滚绣球，有二龙戏珠，有五凤朝阳，有捐钱人家姓名住址，还有一幅“大禹治水图”。乡村里人们喜欢这座古钟，从大堤上走过，总爱站在钟前仔细看看，伸手摸摸。年代远了，摸得多了，常摸的地方，锃明彻亮，如同一面铜镜，照得见人影。

他看完了钟，一口气跑下大堤，走回家去。一进门，听得父亲响亮的喊：“土豪霸道们！欺侮了咱们几辈子。堤董他们当着，堤款被他们吞使了。不把堤坝打好，决了口发了大水，淹得人们拿不起田赋银子，又要损坏这座古钟！”

另一个人，是父亲的朋友老祥大伯的声音，说：“又有什么办法？人家商量定了，要砸钟卖铜顶赋税。这个年月，一拿起田赋百税，还不是庄园地土乱动？”

小虎子扒着窗格棧一望，见父亲坐在炕沿上，说：“大哥！这你还不明白？那不是什么砸钟卖铜顶田赋，他是要砸钟灭口，存心霸占河神庙前后四十八亩官地！”

老祥大伯豁地明白过来，呆了半天才说：“可也就是！自从冯兰池当上堤董，把官地南头栽上柳树，北头栽上芦苇。看起来他是存心不善……可谁又管得了？”

父亲说：“我朱老巩就要管管！”

老祥大伯说：“说说算了，打官司咱又打不过人家。冯兰池是有了名的刀笔，咱庄稼脑袋瓜子，能碰过人家！”

父亲听了直是气呼呼的，跺着脚连声说：“咱不跟他打官司，把我这罐子血倒给他！”

不久，传出一个口风：“朱老巩要为这座古钟，代表四十八村人们的愿望，出头拼命了！”

那天夜里，小虎子睡着睡着，听得磨刀的声音。他从被窝里伸出头来，睁开大眼睛，趴在炕沿一看，父亲眯缝起眼睛，在一盏小油灯下，悄悄地磨着铡刀，磨得刀锋在灯光下闪亮。朱老巩看见虎子睁大眼睛看他，鼓了鼓嘴唇，说：“唔！虎子！明儿早晨，你站在千里堤上看着。要是有人去砸钟，快跑回来告诉我。”小虎子点着头，又把脑袋缩进被窝里，他还不理解这是一回子什么事。第二天早晨，他早早起来，抱着肩胛足了足劲，走上千里堤。

眼前这条河，是漳沱河。漳沱河从太行山上流下来，像一匹烈性的马。它在峡谷里，要腾空飞蹿，到了平原上，就满地奔驰。流着流着，由南往北，又由北往东，形成一带大河湾。老年间在河湾上筑起一座堤，就是这座千里堤。堤下的村庄，就是锁井镇。锁井以东不远就是小严村和大严村，锁

井以西是大刘庄和小刘庄。隔对岸是李家屯。立在千里堤上一望，一片片树林，一簇簇村庄，郁郁苍苍。

小虎子一个人在那里站着，听见林子北面芦苇萧萧地响起，秋风起来了！他搂起双膝，坐在庙台上想睡一刻。

正要睡着，见堤岸那头走过两个人来，走到跟前把油锤和盛干粮的褡裢放在庙台上，每人抽起一袋烟，吧嗒着嘴唇围着铜钟看。小虎子一下子跳起来，返回身跑下千里堤，跑到家里拍着窗棂喊：“爹！爹！砸钟的扛着榔头来了！”

朱老巩听说，拿起脚走上大堤。他弯下腰，直眼看着那两个人，压低嗓音问：“你们来干什么？”

铜匠翘起下巴看着朱老巩说：“砸钟！”

朱老巩问：“钟是你们的？”

铜匠说：“花了钱就是俺的。”

朱老巩往前走了两步，又问：“你钱花在谁手里？”

铜匠说：“花在冯堤董手里。”

这时朱老巩怒气冲冲，大声喊叫：“你钱花在冯堤董手里，去砸冯堤董。看谁敢动这座古钟一手指头！”

铜匠不理他。两个人悄悄吃完了干粮，提起油锤就要砸钟。朱老巩二话不说，一巴掌把铜匠打了个大斤斗，滚在地上。铜匠爬起来一看他这个架势，不敢跟他动手，转身跑下千里堤去叫冯兰池。

当时冯兰池才三十多岁，是锁井镇上的村长，千里堤的堤董，他正在大街上铺子门口站着，听说朱老巩阻拦卖钟，左手把衣襟一提，一阵风走上千里堤，老远就喊：“谁敢阻拦卖钟，要他把全村的赋税银子都拿出来！”

朱老巩看冯兰池骂骂咧咧，走前几步，把两条胳膊一绷，

拍起胸膛说：“我朱老巩就敢！”

冯兰池气势汹汹地问：“谁他娘裤裆破了，露出你来？”

朱老巩听冯兰池口出不逊，摇着两条臂膀赶上去，伸手抓住冯兰池的手腕子，说：“姓冯的，你把话说小点！”

四十八村的人们，听得说朱老巩和冯兰池为这座钟，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，一群群一伙伙，缕缕行行地走了来。堤岸上大柳树林子里，挤得乌压压的，人山人海。

朱老巩睁大了眼睛，看了看四周围热情的乡亲们，合住虎口把冯兰池的手腕子一捏，说：“姓冯的！你来看……”他扯起冯兰池走到铜钟跟前，手指戳着钟上的字文说：“钟上明明刻着：‘……大明朝嘉靖丙午年，溥沱河下梢四十八村，为修桥补堤，集资购地四十八亩，恐口无凭，铸钟为证……’你不能一人专权出卖古钟！”

一句话戳着冯兰池的心尖子，他倒竖起眉毛，麻沙着嗓子说：“哇！住口！铜钟是我锁井镇上的庙产，并不关系别村的事。好事的人们在钟上铸了字文，居心讹诈！”

他这么一说，气得朱老巩暴跳如雷，说：“呸！胡吡！仗着你冯家大院里财大气粗，要霸占官产……”

冯兰池看朱老巩恼得狮子一样，撇起嘴来说：“不怕你满嘴胡吡，现有红契在手。”他伸手从衣袋里掏出红契文书。

朱老巩一见四十八亩官地的红契文书，眼里冒出火星子，伸手向红契文书抓过去。冯兰池胳膊一抽，把红契文书塞进怀襟里。朱老巩没抓住红契文书，拍了拍胸膛，说：“河神庙前后四十八亩庙产，自从你当上堤董，凭仗刀笔行事，税成你冯氏的祖产。冯兰池呀冯兰池！今天咱四十八村要跟你算清老账，要是算不清楚，我叫你活不过去！”

冯兰池一听，恼羞成怒，猛地一伸手捋住朱老巩的领口。他瞪起大眼睛，唬着说：“朱老巩！你血口喷人，有小子骨头你来，试试！”冯兰池五官都挪了位置。把朱老巩从长堤上拽下来，拉到大柳树林子里，四十八村的人们围护着跟到大柳树林子里，冯兰池满口唇舌遮掩，搁不住朱老巩利嘴揭发，翻着冯家的老账簿子，一条一理地数落。冯兰池举起手，指挥铜匠说：“来！有我一面承当，开锤砸钟！”

四十八村的人们，对着这个令人不平的场面，替朱老巩捏起一把冷汗。铜匠刚刚举起油锤要砸钟，人群里闪出一个人来。这人宽膀大身量，手粗脚长，手持一把劈柴大斧，横起腰膀走上去，张开大嘴说：“你砸不了！”

这时，四十八村的人们一齐抬头看，正是严老祥。朱老巩见严老祥来了，跑回家去扯出那片铡刀，一行跑着，大声喊叫：“老祥哥！可不能让他们砸了这座古钟！”

铜匠又举锤砸钟。朱老巩跑上去，把脑袋钻在油锤底下，张开两条胳膊，搂住古钟说：“要砸钟？得先砸死我！”

铜匠眼看着目前的架势，不敢落下油锤。四十八村的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危急的场面，偷偷地落下泪来。

冯兰池还是坚持要砸钟，他说：“官土打官墙，大铜钟是全村的财产，砸钟卖铜顶公款，官司打到京城，告了御状我也不怕！”朱老巩反问了一句说：“锁井镇上，大半个村子的土地都是你冯家的，顶谁家的公款？”这时他眉棱一横下了决心，闪开衣裳，脱了个大光膀子。小辫子盘在头顶上，挽了个搪扭儿。叉开腿把腰一横，举起铡刀，刀光晃着人们的眼睛，张开大嘴喊：“大铜钟是四十八村的，今天谁敢捅它一手指头，这片铡刀就是他的对头！”

老祥大伯也举起劈柴的大斧，说：“谁敢捅这铜钟一手指头，管保他的脑袋就要分家！”

冯兰池怔住了。冯家大院里虽说人多势众，也不敢动手，只得打发人请来了严老尚。严老尚绰号严大善人，庚子年间，当过义和团的大师兄，放火烧了教堂，杀了外国的传教士，在这一方人口里有些资望。

他弓着肩提着条大烟袋，走上千里堤。看见朱老巩和严老祥，捋着他的长胡子，笑说：“这是干吗？青天白日在这里耍把式，招来这么多的人看热闹，你看这不像玩狗熊？”

朱老巩气愤愤地说：“我看看谁敢损坏这座古钟？”

严老祥说：“谁要损坏这座古钟，就是千古罪人！”

严老尚说：“哼哼！狗咬狗两嘴毛！”伸出右胳膊，挽住朱老巩的左手，伸出左胳膊，挽住严老祥的右手，说：“一个个膘膘楞楞的，一截四直溜的五尺汉子，打架斗殴，不嫌人家笑话？”说着，望着严老祥瞪了一眼。严老祥给他扛过长工，见严老尚拿眼瞪他，垂下头不再说什么。他们两人跟着严老尚走到大街上荤馆里，严老尚叫跑堂的端上酒菜。

严老尚嘴唇上像抹上香油，比古说今，说着圆场的话。朱老巩坐在凳子上喝了两盅酒，听得当啷一声响，盯住哆哆嗦嗦端着杯子的手，静静楞住。又听得连连响了好几声，好像油锤击在他的脑壳上。他大睁着眼睛，冷不丁地抬起头来，抖擻着两只手说：“咳！是油锤砸在铜钟上，铜钟碎了！”朱老巩明白过来，是调虎离山计，一时气炸了肺，眼睁睁看着严老尚，吐了两口鲜血倒在地上，脸上像蜡一样黄。

严老尚装着也一本正经地拍着桌子大骂：“这他娘的干什么？掘坟先埋了送殡的！”说着，袖子一甩，就走开了。

严老祥慌了神，猫腰抱起朱老巩，说：“兄弟！兄弟！醒醒！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事情摆着哩，三辈子下去四十八村的人也饶不了他们！何必动这么大气性。”

朱老巩垂下头，鼻子里只有一丝凉气。严老祥看他一下子还醒不过来，两手一抄把朱老巩挟回家去。

这场架一直打了一天，直到天黑下来，人们才漫散回家。

朱老巩躺在炕上，一下子病了半月，小虎子和姐姐成天价围着炕沿转。日子过得急窄，想汤没汤，想药没药，眼看病人越黄越瘦。那时姐姐才十八岁，朱老巩斜起眼睛，看了看闺女，说：“闺女！你要扶持兄弟长大！”又摩挲着小虎子的头顶说：“儿啊！土豪霸道们，压迫我们一辈子。要记住，你久后一日只要有一口气，就要为我报仇，告诉人们说，我朱老巩不是为自己死去，是为四十八村的利益死去的！”他说到这里，眼神发散了，再也说不下去。

小虎子和姐姐趴在炕沿上，哭得泪人儿一般。朱老巩看孩子们哭得痛切，一时心疼，吐了两口鲜血，一口气上不来，就把眼睛闭上了！

姐姐和弟弟扑在父亲身上，放声大哭起来。这天晚上，严老祥一句话也没说，把脑袋垂在胸脯上，靠着榻扇门站着。到了这刻上，他两手搂住脑袋，慢吞吞地走出来，坐在锅台上无声地流着眼泪……听孩子们哭得实在悲切，又一步一步地走进小屋，蹲在朱老巩头前，凄切地说：“兄弟！你在九泉下放心吧！你白死不了，人们知道你是什么死的，我们受苦人将子子孙孙战斗在千里堤上！”

二

三十年后的一个春天，从关东开来的一次列车，直向保定驰来。汽笛一吼，把朱老忠从梦里惊醒过来。

他摘下山羊皮帽子，把老羊皮短袄的袖子翻卷过来，敞开怀襟，小褂没结着扣儿，露出赭色的胸脯。接过一个中年妇人递过一块粗布手巾，擦了一把汗，探头向窗外一看，轻轻念着：“快呀，真是快呀！三十年时光，眨眼之间在眼前溜过去了。如今四十开外的人了，才回到老家了！”

一个黑黑实实的十七八岁的小伙子，挨到他的跟前，问：“到了老家？不是还有一两天的路程吗？”

另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子，听说到了还没见过的家乡，也挤过来，扒着车窗说：“哪里？还没有到嘛！”

大的叫大贵，小的叫二贵，中年妇人是孩子的母亲。一说到了老家，孩子们都高兴。朱老忠也抖擞着精神，笑嘻嘻地说：“人，到了边远的地方，一见了直隶人，都是乡亲。回到保定，就像到了家乡一样，身上热烘烘的。”

朱老忠出外的时候，正比大贵小一点，比二贵大一点，父亲朱老巩，那个刚强的老人，矫健的形象，留在他的心上永远不会磨灭。又想起姐姐，三十年不通音讯，也不知道怎么着呢？想着，他的思想不知不觉又沉入过往的回忆里：

在那艰难的岁月里，父亲去世以后，剩下他和姐姐两个人过日子。还和过去一样，他每天下地做活回来，姐姐做熟了饭，两个人一块吃。有一天晚上，姐弟两个正插着门睡觉，有人从墙外咕咚咚地跳过来。姐姐爬起身子，悄悄地把她捅醒，说：“虎子！小虎子！你听墙外头跳进人来了！”

他睡得迷迷糊糊，扒着窗格棂朝外一看，在月亮地里，有人走近小屋。影影绰绰地看见那两个人脸上都蒙着黑布，露着两个眼睛。走过来敲着窗户说：“开门！开门！”

这时吓得姐姐浑身直打机灵，他说：“姐姐！甭怕甭怕！”话是这么说，外面敲门声一阵紧似一阵，连他自己心里也打起哆嗦来。

两个强人在窗棂外头，贼眉鼠眼地唬着：“开门不开？不开，我们就要砸！”

虎子拿起一杆禾叉，站在门道口锅台上，姐姐站在他的脊梁后头，浑身哆嗦圆了，那两个家伙把门砸开，一个箭步跳进屋子。他举起禾叉一杈，也没杈住。被强人捋着叉杆抓住，拧过胳膊，按在地上，把他捆起来，嘴里塞上棉花套子。姐姐嚷了两声，要往外跑，被强人拦腰搂住，拖进屋里……

听见姐姐惨叫，他心里又气又急，可是年纪小骨头嫩，又有什么办法？

等强人走了，姐姐踉踉跄跄地走过来，脸色惨白怕人。颤着手给他解开绳子，说：“虎子！走吧，走吧，逃活命吧！爹爹死了，霸道们不叫咱们活下去呀！”

他眯瞪眯瞪眼睛，说：“一个人，孤孤零零的，怎么走法？”

姐姐哭哭泣泣，包上几件破衣裳，捆上一条破棉被，说：“去找老祥大伯，叫他送你。走吧！普天底下哪里黄土不生芽，

非死在这儿？”

他问：“你呢？”

姐姐一下子哭了说：“我？”她说出一个字，又沉默住。瞪起眼睛在黑暗里盯着弟弟。老半天才哭出来说：“兄弟！亲兄弟！你甭管我了，我见不得人了！你走吧，走吧！”

在黑夜里，周围静寂得怕人，姐弟两个踏着月光偷偷地走出小院。走到小严村东边下了大堤，到老祥大伯的家里。

老祥大伯听说小虎子要出外，心上一下子皱起疙瘩，半天不说话。等公鸡叫了一遍，老祥大伯扯起褡包，煞了煞腰，从屋顶上抽下一杆红缨枪，扛在肩上。叫他儿子志和给虎子背上行李，送小虎子出村。

走了十里路的样子，他们才分了手。他一个人悄悄离开锁井镇，走到保定。沿着铁路旁的村庄，讨着饭，到了北京。然后又下了关东。

他一个人，在关东的草原上走来走去：在长白山上挖参，在黑河里打鱼，在海兰泡淘金，受了多少年的苦，落下几个钱，娶下媳妇，生了孩子，才像一家子人家了。可是，他一想起家乡，心上就像搅动不安。说：“回去！回到家乡去！他拿铜铡铡我三截，我也要回去为咱四十八村的人报这分血仇！”

火车进站了，朱老忠带着一家大小下了火车，进了候车室。人群中，他看见一个人，在售票处窗口背身站着，胳膊窝里夹着一把铁瓦刀，手里提着个小铺盖卷，看他的长身腰，长脑瓜门，挺实的腰膀，心上一曲连，急跳了几下，用手扣着心窝说：“嗨！好面熟的人！”

朱老忠抬起脚兴冲冲地走过去，一下子把被套角挂在那人腿隔肢上，把那人挂了个侧不楞，仄歪了两步又站住。那人慢搭搭地回过头来，问：“你干吗碰我？”朱老忠心里肯定说：“是，一定是志和！”

朱老忠扔下被套，跨过两步，一把抄住那人的手腕子，说：“兄弟！你在这儿发什么楞？”

那人把手一甩，暗哑着嗓子说：“你认错了人吧？”

朱老忠又攥住他的手说：“没有，我没有认错人！”

那人眯着眼睛，盯了朱老忠老半天。他：“呵！”地叫了一声，说：“三十年，三十年不见了呵！”他说着，抬起长胳膊搂住朱老忠。

那人就是严老祥的儿子严志和，他和朱老忠从小在一个拳房里跳跼过拳脚，在一块背柴禾筐。大了在一起赶靛颏鸟儿、打短工。朱老忠远走高飞的时候，他背上行李送出十里以外。想不到三十年以后，在这里会见了！他瞪圆了眼珠子，说：“虎子哥，你可回来了！”说着，两颗大泪珠子从眼角里滚出来，落在朱老忠的脸上。

朱老忠捧起严志和的脸，这么看看那么看看，拍拍他的长脑门，说：“兄弟！想啊！想啊！想你们呀，我回来了！”

严志和说：“哥！你一去三十年，三十年音讯全无！”

朱老忠说：“甭说写信，一想起家乡啊，我心上就一剌一剌的疼！”又扯住严志和的手说：“来吧！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是你嫂子，这是你两个侄子。”

回头又问严志和：“你这是要去干什么？”

朱老忠一问，严志和一下子红了脸，怯生生地楞了半天，啃啃哧哧地说：“我，我要闯关东，离开这愁城！”

朱老忠说：“怎么，你也要下关东？”他想起自己在关东三十年，多咱一想起家乡，想起老街旧邻，想起千里堤上的白杨树，想起溱沱河里的流水，心上就像蒙上一层愁。这才一心一意要回老家，千里迢迢，好不容易赶回来，想不到志和又要走。他又问：“你到底为了什么要闯关东？”

严志和颤着嘴唇，低着头，说：“要去找我那老人家！”

朱老忠说：“怎么，老祥大伯也下了关东？”

严志和说：“提起来话长，咱先找个地方住下再说。”

严志和把被套扛在脊梁上，就向城里走。朱老忠和孩子们背着行李，提着包袱，在后头跟着。不知不觉走到万顺老店，店掌柜开了一间小房，问严志和：“没上得去车？”

严志和说：“碰上老熟人，他就是锁井镇上的朱老巩的儿子，我们是生死之交。”说着，把被套往炕上一扔，听得咕咚一声响，又说：“好重的行李！”

店掌柜听得说是朱老巩的儿子，搓着两只手走上来，从上到下打量朱老忠。左瞧瞧右看看，笑着说：“朱老巩，好响亮的名儿呀！当年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，每次上府都住我这儿。倒不是高攀，咱们还是个老世交，老巩叔和我爹相好了一辈子！”他攥起朱老忠两只手，抖了一抖，说：“真是！老子英雄儿好汉，你和你们老人家精神头儿一模一样。”

朱老忠听店掌柜说是老世交，立时笑了，拱了拱手说：“那时节我还年轻，不记得了……”

店掌柜看今天来了老朋友，热情地招待，搬了个小炕桌来，又沏上壶好叶子，拿来了一包“大翠鸟”香烟。说是今天的饭由他准备。说着话，忙着去张罗饭食。

贵他娘洗了手脸，说：“我上街去看看。”带着孩子们出

去了。朱老忠斟上两碗茶，跨上炕沿问：“兄弟！咱先说说，为什么单身独马地闯关东？”

严志和这才慢吞吞地说：“前三年，咱地方闹过两次兵乱。锁井镇上冯老兰和冯老洪闹起民团来。他们拉着班子壮丁打逃兵，打下骡子车和洋面来发洋财。不承望逃兵们从保定捅来一个团，架上大炮，要火洗锁井镇。冯老兰慌了神，上深县请来个黑旋风，从中调停。你想黑旋风是个什么家伙，硬要锁井镇上拿出五千块大洋，这才罢兵。五千块洋钱摊到下排户身上呀，咳！一家家庄园地土乱打哆嗦！”

朱老忠一听，心窝里像有一股火气向上拱，抬起头舒了一口长气才忍住。呆了一会，他问：“他们上排户不摊？”

严志和说：“你还不知道？上排户哪里出过公款银子？回回都是下排户包着。”

严志和说着，朱老忠心里就像火球一样在胸膛里乱滚。他攥紧拳头，伸在背后捶着腰问：“谁是冯老兰？”

严志和说：“就是冯兰池呀！”

这时，朱老忠心里那个火球，一下子窜上天灵盖，脸上腾地红起来。闪开怀襟，伸开手拍了拍头顶，又倒背了手儿，在地上走来走去。停住脚看看窗外，闭住嘴呆了老半天，才盘脚坐上炕沿，问：“他还是那么霸道？”

严志和把两条胳膊一伸，捋起袖子，放大了嗓音说：“他霸道得更加厉害了！”

朱老忠抽着烟，闭上眼睛呆了一会。猛然间放开铜嗓子说：“他更加厉害了？好，出水才看两腿泥哩！”话声震得屋子里嗡嗡乱响。

朱老忠又问：“你们也没有跟他打官司？”

严志和说：“打！看怎么打吧！锁井镇上出了个朱老明，串连了二十八家穷人告了状，我也参加了。头场官司打到县，输到县。二场官司打到保定法院，输到保定法院。三场官司打到北京大理院里，又输到大理院了！”

朱老忠猛地抿了一口茶，吧咂吧咂嘴头，用着沉重的语音说：“好！朱老明是个硬汉子！”

严志和说：“亏他是能干的人，领着人们上京下府打了三年官司，也把官司打输了。”

朱老忠问：“输到底了？”

严志和说：“都输得趴下了！不用说朱老明是拿头份，我也饶上了一条牛，输了个唏咧哗啦呀，日子过不成了！”

朱老忠问：“锁井镇上的事，碍着你什么了？”

严志和说：“那天我到镇上去赶集，回来碰上朱老明，到他家里串了个门。听他念叨打官司的事，我心里不平，就说：‘我也算上一份！’一句话输了一条牛。”

朱老忠看严志和是个义气人，够朋友。把眉泉一锁，说：“那就该不打这官司！”他立起身来，在地上走了两遭，把头一摆，说：“你不走！”

严志和又低下头呆了一会子，说：“不走又怎么办？我肚子快气崩了，那个土豪霸道，咱哪里惹得起？”

朱老忠红着脖子脸，把胸膛一拍，伸出一只手掌，举过头顶，说：“这天塌下来，有我朱老忠接着。朱老忠穷了一辈子倒是真的，可是志气了一辈子。没有别的，咱为老朋友两肋插刀！有朱老忠的脑袋，就有你的脑袋，行不？”

严志和忽闪着长眼睫毛，看着朱老忠，楞了抽袋烟的工夫。看朱老忠刚强的气色，像个有转花儿的人，才有些回心